

科幻探险队丛书

第四探险队

牧轲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幻探险队丛书

主编 刘兴诗

第四探险队

牧铃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探险队/牧铃著.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7

(科幻探险队丛书/刘兴诗主编)

ISBN 7-5395-1756-5

I. 第… II. 牧…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347 号

第四探险队 科幻探险队丛书

作者: 牧铃

责任编辑: 杨佃育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08 千字

印张: 5.875 插页: 2

印数: 1—3230

版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1756-5/I·329

定价: 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者调换。

内 容 提 要

人去城空，四名偷留下来的少年组成了一个探险队，深入迫使人们不得不全城搬迁的毒沼深处，开始了探险。

出人意料，毒沼中竟然有“幽灵”出没，而那“幽灵”竟然是……它利用人类的污染成长壮大，又要利用污染去控制人类！

一场充满智慧与勇气的较量开始了……

本书想象奇伟瑰丽，叙事奇思妙想，科学性与文学性、思想性浑然一体，乃近年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探索者宣言（代序）

新世纪来临了。

新世纪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世纪，属于勇敢的探索者的崭新时代。

在探索者的面前，未来的世纪有广阔的驰骋天地。滚滚的历史长河把我们推送到这道新的时光门坎上，有无数重大和有趣的科学课题等待我们去仔细探索。

抬头望天空，茫茫宇宙还有多少尚未向人类吐露的秘密？外星人隐藏在哪儿，什么星球适于人类生存，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太空驿站？

低头看大地，古老的地球还有什么隐秘的故事和心曲，没有向我们叙述清楚？地下还有什么宝藏，海底何时可以建设新居、开辟浪漫的新牧场？岂不也充满了诱惑力，等待着我们去寻访？

抚身问自己，人啊，你可对自身的一切都知晓清楚？

从蒙昧的猿猴时代迈步走到今天，自己还蕴藏有多少未曾发掘完的潜在功能，人寿是否可以齐天，谁能给予完美的答案？

环顾我们的身边，水火木石，虫豸鸟兽，从无边无垠的宇宙宏观世界，到原子核里的超微观世界，无处不有无穷无尽的自然秘密，无处不有一个个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的新大陆，向着探索者高声呼唤。

来吧，有勇气和理想的探索者，“探索号”飞船立刻就要从东海之滨，古老的福州城启航了。请跟我们一起跨入新世纪发现人所未见的奇迹。高高举起科学火炬，书写崭新的未来诗篇吧！把你的幻想告诉世界，也紧贴着新时代的胸膛，倾听大千世界的隐秘心音，岂不是一大乐事！

要参加新世纪探险队的朋友，请赶快到福州东水路76号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报到！

“探索号”飞船代理船长 刘兴诗

目 录

第四探险队

- 一、毒沼遇险 (3)
- 二、恐怖的预言 (11)
- 三、最后撤离 (19)
- 四、沼地幽灵 (31)
- 五、大屠杀 (37)
- 六、梦 游 (43)
- 七、特别行动 (48)
- 八、谁是幽灵 (52)
- 九、泥沼上的快艇 (56)
- 十、陷入绝境 (61)
- 十一、血色黄昏 (69)
- 十二、紫岛之谜 (73)
- 十三、外星人? (79)
- 十四、可怕的集合体 (83)
- 十五、内奸 (87)
- 十六、播种紫岩 (96)
- 十七、争夺战 (102)

十八、希望之绿	(106)
---------------	-------

破 译

一、雪原狼踪	(115)
二、狼在说些什么	(121)
三、“图解”和“意译”	(130)
四、精度射击	(137)
五、鼠语探秘	(145)
六、“遗嘱”	(151)
七、动物自杀的秘密	(158)
八、“丁桐猜想”和破译专家	(164)
九、实现对话	(173)
十、尾声	(179)

第四探險隊

一 毒沼遇险

没有绿色。

没有飞鸟、野兔，甚至看不到一只蚊虫和水蚋……
总而言之，我们期待的一切都没有出现，晴空下的旷野依旧是一片死寂。

敞篷吉普两侧不时地闪过映着天光的黑水坑，湿热的恶臭随风扑面而来，我们就知道已经进入毒沼深处了。

“毒沼”是后来才叫开的名字。在地理书上，这儿标画着一块宝石般的艳蓝和一个能给人以许多美好联想的名字——彩丽湖。后来，湖水悄悄干涸，课本和地图却仍然不忍心抹去这块蓝宝石，于是，我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在作业本和考卷上重复着一个谎言，按照书本的指导，凭空假设一些湖光山色，把家乡的母亲湖仍然描绘得美丽动人。

没有绿色……你简直难以想象——一次春夏之交以汽车代步的“远足”，却看不到一点绿色是多么沉闷！

“哇——浮萍！”不知谁惊喜地尖叫。

前方果然有一抹淡淡的灰绿；待吉普车驶近，看清

了，又令我们大失所望。不是浮萍，甚至连青苔都不是！灰绿只是一块废弃的破塑膜，是从前深入沼地的探险队用来搭临时雨棚的那一种。它的大部分埋在稀泥里，露出部分的一侧，还歪倒着一把塑料油壶，里面淌出棕色的粘油，流成一幅奇异的“地图”。“地图”也早已“定格”，成为沼地中一个无任何意义的标记了。

在软泥地上颠簸着的破车陡地往左一歪，再也开不动啦！

“下去，找石头垫车！”开车的鲍尔斯命令。

汪汪！鲍尔斯那条胖得像熊的虎头狗也冲我们叫。那狗东西总是找尽一切机会表现它的权威。

小D跳下车。

我犹豫了半秒，也不情愿地跳下去。琼还在后头磨蹭着。这家伙向来懒得像条冬眠的蛇。

“喂，少爷！你也得下去——找石头填车轮下的软窟窿，然后推车！”鲍尔斯不客气地冲他吼。

14岁的鲍尔斯是我们公认的头。

琼的白脸红到了耳根，总算下了车。

我们分头各走了二三百米。然而白跑了。别说石头，这条从湖底淤泥中蹿出的“路”上连一块成形的土坷垃都找不到。

只能弃车步行啦……

幸好我们都穿着胶靴。在小D的监视下各自吞了几颗防毒药丸，我们就一个跟着一个迈开了谨慎的步子。



虎头狗这会儿不狗仗人势了。它胆怯地走在队伍的尾端，仿佛脚下的软泥会烫伤爪子似的；还不时地朝后面吠叫几声，给它自己壮胆。也难怪，长到一百多磅重，它的脚爪子还是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泥土哩。琼好像也跟它差不多。同学这么多年，我还才见过他走路的姿势。琼给人的印象永远是端坐着：端坐在汽车里，端坐在电脑或是钢琴面前……他的后肢居然还保持着“腿”的功能，简直令人吃惊。

“路”更难走了。臭烘烘的烂泥在脚下发出叽呱叽呱的喧闹，偶尔还响起一声声长长的叹息——那是胶靴陷入了前行者的脚窝窝。我们仿佛行走在一大锅熬成糊状的垃圾里，除了恶心，还得时时提防泥浆里的废铁、玻璃渣。小D警告过：要是被割破了皮肤感染上毒素，即使拿防毒丸当饭吃恐怕也难逃性命！

这可不是吓唬谁的。事实上，就连远离毒沼的市中心那些从不接触脏东西的官员们也生起怪病来了。鲍尔斯的父亲，那位市政厅的秘书长，就是在一种奇痒的惨状中抓破自己的皮肉、受剧毒感染造成骨节寸断面死的！而他不过是本城近年中七千多名“碎骨病”受害者中的一个！此外，皮肤癌、白血病以及许许多多连医学专家都无法确诊的怪病也在市区中蔓延，更别说邻近沼地的居民了……

走在前头持长竿探路的鲍尔斯绊着一束结实的尼龙纤维，他踉跄一步，蹿进右侧一个红褐色的臭水沟，身

子忽然矮下去——泥浆霎时淹没了他的大腿；他连忙竖直长竿，想借长竿之力拔出大腿，不料，那三米长竿噗地一下没入泥中不留分寸！

虎头狗惊叫一声没命地向另一边跳开，但没容它叫出第二声，就被另一块果子冻似的胶泥一口吞下，胶泥淹过来，迅速抹去了虎头狗撞出的泥洞——这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

“天哪——”琼尖叫着往后缩。

“别大呼小叫像个老太婆！”鲍尔斯沉着地吩咐，“所有的棍子——扔过来，快！”

所有的棍子也就三根。鲍尔斯把它们平铺在一旁，俯身躺下去。这仅仅暂时控制了他的下沉，他依然陷在那儿无力挣扎。

小D猛地扑倒，横滚过去，拉住鲍尔斯的一只手。“使劲！”他喊。

鲍尔斯使劲了——可二人同时使劲儿拉的结果，是小D反而被大个儿鲍尔斯拽过去，滑向那果冻般颤动的稀泥！

鲍尔斯忙松了手。咕噜咕噜，泥浆发出怪叫，又把他吸下几英寸。

小D的一只手也整个撑入了稀泥。

离他们不远，有一只高翘的木船尾舵——这片能竖直吞下一艘木船的泥淖，决不会让我的伙伴们轻易脱险！

我急中生智，强忍住反胃，将那束尼龙纤维从粘泥

中拔出，先用它拦腰捞起小D，再把一端扔给鲍尔斯。鲍尔斯心领神会，将纤维丝缠在腋下，然后我们几个一齐用力。

脚下的泥地整个儿颤抖了。它是一团稀泥中的浮沙吗？很可能！很可能我们在下一瞬间就会把它踏穿……但这会儿谁也顾不上害怕，事到临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啦！

大块头鲍尔斯像个萝卜似地被拔出了泥潭，他整个成了一尊泥塑，脚上没有了靴子。于是我们顺便把他放倒在一个颜色稍为淡些的水坑边洗了洗。我撕碎一件衬衣，替他把脚包缠结实（这是为了防止脚被硬物划破），小D便不失时机地给他喂下一撮药丸。

“虎头狗——”琼提醒大伙。

“它早死透了。”鲍尔斯冷冷地说，“那怕死鬼到了毒沼迟早得送命的！咱们得赶紧找到一个安全岛——走吧！”

我们调整了队伍又出发了。论年龄，应该由13岁的琼接替鲍尔斯当开路先锋，但那家伙一直在瑟瑟发抖，我就当仁不让地走在前面了。我比小D还小半岁，但自己觉得要比他结实有力些。

我们一步一探，踏着颤动的浮泥走向前方。那边，一个耸出地面三五米高的土墩边，有几株灰褐色的秃树在向我们招手。

一小时后，我们总算登上了一小块坚硬的陆地。我狠狠地跳了几跳——在这之前，我还以为地壳再也承受不下我的重量了哩！脚下有一方硬地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天快黑啦，看来我们得打破原计划在这儿露宿一晚——这是很可怕的！但比起在黑暗中蹚过泥淖，“野营”的恐惧又小多了。

这是一个平坦的水泥地基。它的四周，在受风化或酸蚀而坍塌的砖渣堆里还露出残败的房屋框架。可以想见，当沼泽还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时，这所房屋是怎样惹人艳羡的一个风景点呵。

我从死树上挟了一些枯朽的细枝，打算生一堆烟火来抵御有毒的恶臭。可是一连烧了十几个纸团也没把枯枝点着。“别白费劲啦，”小D说，“这些树枝跟化石差不多了，你别指望它们燃起火焰！”

我就丧气地踢开树枝，从大行囊里掏出气炉，灌好油打足气点燃了，把密封的不锈钢水壶搁到火上。

鲍尔斯和琼呆坐在一旁。第一次经历死里逃生的人大概都是这个样，我想。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的手脚此时还阵阵发虚。倒是小D不怎么在意，他手脚不停地忙开了：把平台边的水坑表面被烈日晒成干粉状的泡沫拨开，采到沥青般稠浓的水样，放进他的袖珍电脑分析仪，然后用感慨不已的声调报出水样中硫、汞、砷等数十种有害污染物的含量。

无人搭腔。